

## 天涯诗海

## 琼岛:天容海色

(组诗)

■ 韩斌

盐晶里的时光与涛声  
日出与日落,浸泡在海水里  
盐的成分是阳光在水里生出的  
晶体

我确定这样的白与宋朝相同

椰树还在向往天空  
将水分举到最高处,就如我  
在中原之地也吹到祖国南边  
的海风

火山岩被削平,只是生存活动  
的一部分  
海风知道的,穹隆的边缘  
有多少流动的海水,就有多少  
坚实的港湾

在海口钟楼里,我想再回顾一  
下从前  
从红砖与白石灰的缝隙,到黎明  
与日落的  
交替之中,找到一个民族坚韧  
的筋骨

## 五指山的月光私语

万物有灵,花儿占领的土地  
是花儿开放的地方  
如果要在这里创造一个乌托邦  
就将稻田的水浇灌  
用竹节做成乐器,替少女表达  
爱意

在水边,我看见月光一半在水里  
一半在少女脸上  
不得不承认,我同时爱上了两  
种月光

## 人偶戏

我确信,临高的人偶戏里  
有我前世的故事,在海边捕鱼  
听海风吹打椰林,做了一个面  
朝大海的诗人  
看海鸥划过天空  
就如看渔船荡漾在海上  
作为诗人,我要在东坡书院的  
载酒亭里  
一醉方休,将海南看作故土  
在这里埋葬内心的恐惧,任巨  
浪翻滚  
今夜,我的酒杯里只有月亮和  
苏轼的诗句

亭檐上的几颗星斗像是看客  
我要将文字给他们,翻滚的浪花  
不过是今夜的心跳,而港口龙  
门吊上  
吊起的,则是海南岛澎湃的  
部分

## 孔汶村的月光

■ 陈济

月光落下来,轻轻盖在孔汶村  
老井的水,晃着半轮的故乡  
瓦檐垂着寂静,蝉声早已睡去  
只有风,还在椰叶间低吟  
田埂还留着白日温暖的阳光  
炊烟散了  
乡愁却越来越沉  
我站在异乡的夜里  
望这月光  
一半照故土  
一半照我身  
母亲的身影  
在月光里模糊了  
老屋的门  
虚掩着等归人  
孔山无语  
汶水缓缓流  
一地清辉  
都是未说尽的温存

## 百家笔会

## 椰风载心 见性归真

□ 于华

阳光落在书桌上,我读完了何向  
阳的散文《海风下》。

合上书页,窗外仿佛也换了风景。那些高大挺直的椰子树扑面而来,阔大灵动的叶子在风中召唤,像极了文中友人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就是一棵椰子树啊!”

初读时,以为这是一篇写椰树的散文,可读下去才发现,椰树从来都不只是一棵树。它是友人的救命恩人,是三年自然灾害里,比母乳汁更珍贵的馈赠,是一代人苦难岁月里的生命依托;它是作者的挚友,是跨越山海也要奔赴的约定,是无论身在何处,闭眼便能感受到的清凉与慰藉;它更是母亲的化身,用沉默的付出,诠释着无私与包容;用坚韧的生长,诉说着生命的力量。何向阳笔下的椰树,早已超越了植物的本身,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,承载着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之间最纯粹的情感。

何向阳四次奔赴文昌椰林,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悟,每一次都在与椰树的相处中,完成一次心性的成长。第一次初见,椰林是神秘庄重的,是深夜里陪伴行人的踏实依靠,而

作者的局促与不安,在椰树的包容里,化作了深深的愧疚与忏悔——原来,真正的善意,从不计较人的渺小与小气,就像椰树,沉默着守护,却从未索取分毫。第二次前往,椰林是静谧而充满力量的,黑暗中沉默的椰树,让作者直面内心的不安与恐惧,那是对野性自由的敬畏,更是对被规训、被改变的自我的审视。“我要往哪里去?”这个从未被深思的问题,在椰树的注视下,有了最真切回响。

最触动心灵的,莫过于椰树与母爱的交织。何向阳在文中写道,椰树是“女性的”,是“母亲一样的存在”,它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,椰汁滋养身体,椰肉丰富餐桌,椰壳承载生活,椰木支撑家园,即便被索取、被迁移,也依旧顽强生长,生生不息。这让她想起自己成为母亲的瞬间,想起乳汁自然分泌的奇迹——那是本能的付出,是无需刻意雕琢的爱,是母亲用气化作成的、最洁净的馈赠,而椰树,正是这种无私母爱的自然投射。文末那句“我就是一棵椰子树啊”,才让她猛然读懂母亲当年的心意。那个椰壳做的女孩头像,藏着

在事业与功利的洪流中,我们或许都需要一片椰林,一处能让心安静下来的地方,听听海风的低语,看看椰树的身姿,找回那个被我们遗忘的自己。

母亲最深沉的牵挂,也藏着椰树般坚韧而温柔的母亲传承。

文中“心不在心里,又在哪里?”这一句叩问,直击人心。我们总在追逐世俗的认可,在知识与文明的规训中,渐渐丢失了原初的自己,变得浮躁而功利,忘了初心,也忘了付出的本真。而椰树,用它的一生告诉我们:最珍贵的品质,是沉默的善良,是无私的奉献,是历经风雨却始终向阳的坚韧;最动人的生活,是心归本真,是顺应本心,是像椰树一样,无论遭遇什么,都能坚守自我,默默付出。

文中引用博伊斯的话,将蜜蜂的劳作与人类的生命相连,而椰树的生长,又何尝不是自然的启示?它不需要精心呵护,却能在贫瘠的海岸上扎根生长,即便被台风连根拔起,也能在废墟中抽出新绿;它不张扬、不炫耀,却用一生的付出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

了那句古语,觉得这至清之水,是生命不宜栖居的琉璃世界。

今年暮春,带些烦心事,我又回到老宅,鬼使神差地踱到了泉边。潭水依旧,清澈得近乎凛冽。我像小时候一样俯身,想捞一捧水洗洗脸,指尖刚触到那沁骨的凉,目光无意间扫过潭底一处背阴的石凹。

我愣住了。那石凹里,竟有影影绰绰的几点墨色,像几枚遗落的纽扣。我凑得更近些,是鱼!而且不止一两条,是小小的一群。它们最大的也不过小指长短,通体近乎透明,只有脊背一线和眼眸,是黑黑的。它们悬浮在水中,一动不动,若非那黑黑的点睛之笔,几乎要与这澄澈的背景融为一体。它们的静,不是死寂,而是一种全然的放松与融入,仿佛它们本就是这水的一部分,是水凝结成的、会呼吸的精灵。

我连呼吸都放轻了,生怕一丝涟漪惊扰了这静止的画卷。一条小鱼,轻柔地摆了一下尾巴。它游到一束透过叶隙的光柱里,那透明的身体瞬间被点亮了,呈现出一种极淡的、暖暖的琥珀色,内脏纤细的轮廓若隐若现。它在光里停留了片刻,又缓缓隐入旁边的暗影,重新变回一抹清水的记忆。

海风  
蒙海龙

## 五月藕带香

□ 吴子悠

初夏的菜市,总有些让人惊喜的东西。莧菜红紫,蚕豆碧绿,新蒜头雪白,都带着早晨的露水,就在那一堆红绿之间,我看见了藕带。

藕带装在竹篾编的浅筐里,卖菜的是个湖区的妇人,黑红脸膛,说话声音洪亮:“今早才抽的,嫩得很。”藕带确实嫩,白中透着极淡的黄,像上好的牙雕,弯弯的,带着一个笔管似的尖儿。拿起来细看,节与节之间比手指还长些,表面有一层极薄的水锈,指甲轻轻一刮就掉了,露出底下莹白的本色。

这藕带是藕的幼嫩根茎。五月的藕荡里,去年的藕开始萌发新芽,在水底淤泥里悄悄伸展,还来不及长成粗壮的藕,便被从人从泥里抽出来了。抽藕带是门手艺,下手要准,力道要匀。湖区的农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,顺着荷叶的走向,手探进淤泥,一根一根地往外抽。那动作看着慢,其实极有节奏,像弹琴似的。

我在湖边生活过几年,每到这个时节,总惦记着这一口。早年间藕带并不值钱,湖里多的是,农人抽了自己吃,吃不完才挑到集上。如今倒成了时鲜,比肉还贵些。不过一年也就吃这么十来天,过了端午,藕带就老了,长出纤维来,再怎么烧都不入味。

买回的藕带要快吃,搁不得。清水洗净,斜刀切成寸段。藕带的断面能看见细密的孔,比针尖大不了多少,排列得很齐整。

吃法简单些好。起油锅,油要热,冒青烟了,下几粒花椒,再下藕带。翻炒要快,撒盐,点几滴白醋,再来一撮切碎的干辣椒。前后不过两分钟的事。起锅时藕带还支棱着,莹白里透着油光,辣椒的红、花椒的褐,衬得它越发素净。夹一筷子,脆生生的,有种说不出的清甜。

还有一种吃法更简单,泡藕带。把藕带洗净晾干,泡进泡椒水里,加几片姜、几瓣蒜,密封了放一夜。第二天取出来,酸辣脆爽,下粥极好。配绿豆粥尤甚,一青一白,看着就清凉。

五月的傍晚,天长了,晚霞迟迟不退。坐在院子里,听听远处传来的蛙声,偶尔有蜻蜓飞过,停在篱笆上。这时节吃着藕带,总觉得像把湖荡的一角搬到了自家的饭桌上。那些在水底暗暗生长的日子,那些抽藕带的人手心里的温度,都在这脆嫩的一截里了。

藕带吃了,夏天才算真正开始。等到荷花开了,藕带就老了。日子就是这样,要紧的东西都短。短才好,长了就不惦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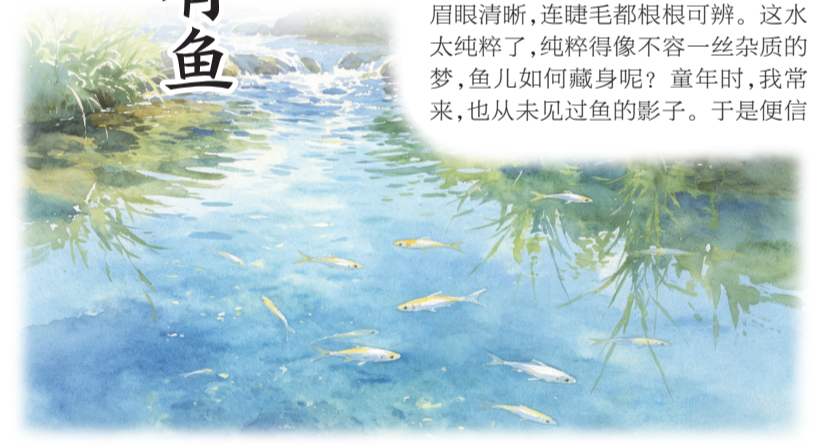
养品也换不回来的。对于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,跑步是他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还年轻的方式,这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后来,李姐不再劝父亲,而是周末有空时尽可能陪他一起跑,给他买钙片、护膝,还有更舒适的跑鞋。

看着表妹和小东分享饮料的温馨画面,我忽然也明白了:爱一个人,最难的不是管着他,而是在“为你好”和“让你快乐”之间找到那个刚刚好的分寸,懂得在恰当的时候把伸出的手缩回来,才能让彼此都感到舒适而温暖。

## 闲庭信步

## 水至清处也有鱼

□ 林怡静



老宅后山有一眼泉,村里人叫它“玻璃泉”。泉眼藏在几块巨石的缝隙里,水涌出来,聚成个桌面大小的潭,再顺着石缝细细地流下山去。那水是真清啊,清得让你觉得“清”这个字都有了重量和质感。它不是空洞的透明,而是一种饱满的、润泽的澄澈,像一块微微颤动的、活着的翡翠。水底的每一粒沙子,每一片落叶的纹路,甚至沙粒间极细微的、水波漾出的螺旋,都看得一清二楚。阳光直射时,潭底便铺上一层晃动的碎金;树荫掩映时,又成了一汪沉静的碧玉。

我蹲在潭边,能看见自己的倒影,眉眼清晰,连睫毛都根根可辨。这水太纯粹了,纯粹得像不容一丝杂质的梦,鱼儿如何藏身呢?童年时,我常常来,也从未见过的影子。于是便信

## 光阴故事

## 蒙眼

□ 程先利

婚宴的音乐还在响,我手举着半杯果汁,指尖微微发颤。我盯着不远处的白发老人,那是我的中学老师,陈老师。

我走过去,声音压得很低,带着点恭敬:“陈老师,您好,您还认得我吗?”

陈老师抬眼,看了我几秒,轻轻摇头:“对不起,记不起来了。”我喉结动了动,攥紧了拳头:“老师您再想想。我是当年在课堂上偷同学钢笔的那个学生。”

陈老师的眼神顿了顿,还是摇了摇头:“我真认不出你了。”

我的声音发紧,带着点哽咽:“当时您让全班同学都面向墙壁站着,然后用手帕蒙上自己的眼睛,您一个个搜我们的口袋。从我口袋里搜出那支钢笔时,我就想,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,这耻辱会跟着我一辈子。”我盯着陈老师的眼眸,等着熟悉的回忆被唤醒。

陈老师看着我,没说话。我继续说:“我以为您会把事情闹得全班都知道,会让我永远被人看不起。可您把钢笔还给失主后,就让我们坐回座位继续上课。老师,现在您该记起我了吧?”

陈老师微微一笑,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。他看着我,语气很轻:“我怎

么会记得你呢?”我愣住了,眼里的期待慢慢退去,变成了不解。

陈老师接着说:“当时我也是用手帕蒙着眼睛,一个个搜口袋。怕看到谁偷了,怕当众点破,伤了你们的自尊。我对你们的印象,不能因为一件错事就变了。”

我像是被什么砸中,张了张嘴,半天说不出话,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,顺着脸颊往下掉。我再也忍不住,上前一步,紧紧抱住了陈老师,手臂用力,像是要把这么多年的愧疚和感动,都揉进这个拥抱里。

这么多年,我一直记着那次偷钢笔,记着陈老师蒙眼的样子。以为是老师放过了我,却没想到,是老师用同样的方式,护住了我的尊严。原来,当年的蒙眼,从来不是偶然,是老师的善良,也是老师的智慧。

我的肩膀微微颤抖,陈老师也伸出手,轻轻拍了拍我的背。拥抱持续了很久,直到我情绪稍缓,才慢慢松开手。我看着陈老师,声音沙哑:“老师,谢谢您。”

陈老师笑了笑,没说话,只是拿起桌上的喜糖,塞了两颗到我手里。喜糖的包装纸很软,带着点甜香。我捏着糖,看着眼前的老师,突然明白,有些温柔,会藏在岁月里,悄悄温暖人的一生。

## 亲情家事

## 爱是伸出又缩回的手

□ 张军霞

表妹约我一起吃饭,我们刚坐下,她就给儿子小东点了一瓶饮料。

这小小的举动却让我有点惊讶:自从小东一年前戴上近视镜,表妹一直很自责,认为是自己对孩子的提醒不到位,她听医生说想要控制近视度数,除了多在户外活动,还要注意控糖。从此,表妹对小东开启了近乎严酷的“控糖”计划,非但不让孩子喝饮料,连面包、饼干之类的点心也一律禁止。不知有多少次,我们一起聚餐,小东只能无比羡慕地看着别的小朋友喝饮料,那小模样实在可怜。有时,我忍不住劝表妹:“偶尔喝一次也没事……”她总是一脸严肃地拒绝,还拉着小东的手说:“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”

我悄悄问表妹,怎么突然不再对孩子控糖了。她低声说:“上周我无意中看到小东写了一篇作文《我的烦恼》,里面写道:‘妈妈再也不让我喝饮料了,每次看到同学喝,我都特别难过。我知道妈妈是为我好,可是我的心情一点都不好,都讨厌去上学了……’那些歪歪扭扭的字,让我突然觉得自己对孩子太狠心了。后来,我找一位营养师咨询了才知道,过度禁止糖分对孩子也不利,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和情绪。还有,这种过度限制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,说不定以后

会在其他场合偷偷暴饮……”这时,小东把饮料递过来:“妈妈,你尝尝,这种蓝莓味的不太甜,口感很好。”

表妹笑着尝了一口饮料说:“有很多时候,我们总想把孩子保护得严严实实,却忘了问他们真正想要什么。记得以前听一位老师说过‘爱是伸出又缩回的手’,现在想想,养孩子不就是这样吗?以后我要试着改变思路了,尽可能在健康和快乐之间找个平衡点……”

其实,不仅是养育孩子,照顾长辈时,我们也常常面临类似的纠结。同事李姐的父亲是跑步爱好者,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晨跑,还是小城跑步团的领头人。李姐不支持父亲的跑步爱好,她听当医生的爱人说过,跑步会伤膝盖,就经常劝父亲:“爸,咱不跑步了,换成更有利于健康的爱好,比如去钓鱼不好吗?”可父亲听不进这番劝说,仍然照跑不误。有一次,李姐听说父亲膝盖不舒服,就带他去医院做检查。当她询问医生怎么劝阻父亲别再跑步时,医生给出的答案让她大吃一惊:“你就让他跑吧,他跑步感受到的快乐,一定比他膝盖受伤的痛苦多得多……”

李姐说,从医院回来的路上,她回想起父亲每次跑步回来都是哼着小曲进门,这样的好心情是用多少营